

人文学科的自省与再出发

上海师范大学 苏智良

人文学科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，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。如果没有了人文学科，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。

近年来，在风霜凛凛的经济危机下，数以百计的美国大学纷纷缩减宗教和哲学领域的研究项目，减少甚至取消语言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文化研究、哲学、宗教等专业的招生人数，一股人文学科(humanities)危机的风潮，由美洲刮向各地。欧洲和韩国等也出现人文学科的冬季迹象。于是，人们不无担忧地设问：中国是否会出现人文学科的危机？

提出中国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危机的命题，肯定有人会说，怎么会有危机呢？君不见，这几年人文类的书籍层出不穷，重大课题的成果时常多达 30 册、50 册，甚至 100 册，比城墙砖还厚呢！君不见，CCTV 和各地 TV 的讲坛如雨后春笋，再深奥的内容，收视率也不低。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扩招，各类大学的人文学科尚不愁生源。再有，许多人文学者参与诸如上海世博会、世界文化遗产申报、建筑和街区保护等重大项目；社会和政府层面对人文学科的评价比较正面和肯定。

如此说来，难道我们的人文学科真是那么繁荣，没有任何危机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举个例子，中国人文学科的危机主要来自规划科研。政府相关部门掌控着大笔的科研费用，在中国 GDP 长期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，希望人文学科的成果也有超速度的发展。近年来评价体系高度量化，因此每年争取项目，是教授们最大的烦心事之一；有些大学早已作出了没有科研项目就不能招博士生的规定。发表论文起码要在 CSSCI 的杂志范围内，否则就没有分值，就像母鸡生蛋不生鸡窝里，便不作数；于是，任何大学至今仍不敢无视 CSSCI 的权威性。再如，某些规划的研究成果空洞化，学术献礼书充斥于市，而没有多少学术创新价值。这些本意促进人文学科发展的管理措施，事实上已阻碍了人文学科的进步，构成了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障碍。同样，高校的建制化、官僚化倾向，使得承载教化意义的重镇——大学的精神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减、消失。

众所周知，近代以来科技文化日渐彰显，逐步成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文化。从教育思想史的视角考察，对人文教育的价值一直存在疑问。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唯科学主义的学者或连学者也不是的人们，对人文教育持否定态度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发达，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作用乃至人文教育本身，一再受到大学内外人士的质疑。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存在的理由可以使人一目了然，那么往往被视为高雅、智慧、思辨的艺术与人文学科，有无正当的生存理由，却仿佛成了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事。

其实，人文学科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：人是什么？人活着干什么？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？人文学科的中心目的是找寻人生的意义。

对于人类社会而言，人文学科的价值与作用应该是不言自明的。耶鲁大学法律教授安东尼·科隆曼在《教育的终结：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》一书中指出，过去，“一所高校，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，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，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。”而在当下，科学、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种种障碍，妨碍人们去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。斯坦福艺术创新研究院院长布莱恩·沃尔夫教授则认为：“人文学科鼓励各种思维方式，这不是那些硬性的规定所能界定的……它是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。而这一点，应该置于一所一流大学的教育中心地带。”一些人文学者表示：“人文学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们直观能看到与理解的是否有用、是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的地步。”

所以，即使是在美国，也并非人文学科处处陷于危机之中。在哈佛大学，许多人文学科的课

程被列入核心课程。该校校长德鲁·福斯特在针对通识教育改革方案所作的讲话中明确指出，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知识塞满大脑的过程，对于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，“冲破头脑中现实的束缚”至关重要。有美国学者提出，人文教育受创，损失的是美国文化、社会和价值系统。美国不能仅靠机器人和华尔街来振兴国力。

当然，也有些美国的专家学者在反思。他们认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内容必须有所改变，不应再枯守象牙塔，而应与现实生活相结合，与经济、科学教育相配合，而使主修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毕业后有谋生能力。换句话说，要尽量减少人文学科的传统性质，而把一些“实用性”的知识传授给人文学科的学生。这不无启发意义。

如何提升人文学科的实力与吸引力？我们以为对策有很多。人文科学的自强，有待于内部的自省与约束；也有待于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，去研究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。知识分子应坚守学术的道场，坚持自己独立不迁的价值取向。作为学者，切忌急功近利，切忌学术“大跃进”，刮学术“浮夸风”。政府有关部门也应放权，少一些干预；要引进第三方评估，以促进人文学科的公平与繁荣。

其实，人文学科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，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。如果没有了人文学科，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。